

漢書管窺

鼎鴻題



何廣樸著

漢書管窺

何廣琰著

作者其他著作

著者：何廣淡

宋詞賞心錄校評

(正中書局出版)

李清照研究論文集

(即將出版)

承印者：宏藝印務公司

九龍大南街一六七號
電話：K九三三九七五

楊樹達先生甲骨文

(版權所有·翻印必究)

論著編年目錄

定價：港幣

(即將出版)

一九七〇年二月初版

張序

何子廣校，性聰敏，嘗從吾游，勤於治學，近有「讀書管窺」之撰輯，以書抵余，屬爲之序。余觀其篇章內容，大部份爲考據詞章，屬於義理者，什焉而可得二三者也。其以「讀書管窺」名之者，蓋謙之辭也。

昔桐城姚鼐姬傳氏，嘗謂治學之途有三：曰義理、曰考據、曰詞章。三者不可偏廢，必以義理爲質，而後文有所附，考據有所歸。與之並時而素與之抵牾相違之戴東原氏，亦以爲言。彼此所見，不謀而合。是可知斯三者，實爲治學之主要途軌，而弗能畔焉者也。

其後曾國藩氏，私淑姚氏而服膺其說，發揚而光大之。故於義理，則取有宋之五子；於考據則取漢之許鄭與有清之二王；於詞章則由韓愈司馬遷而兼取揚班馬張之瓊瑋雄奇。蓋其有意於調和漢宋而消除門戶之見；且欲於詞章方面，挈攬衆長而共冶之。故能發爲宏肆崛奧、雄奇瓊瑋之文章。正如彼所云：僕竊不自揆，謬欲兼取漢宋二者之長，見道既博，

而爲文復臻於無累。然則吾人之治學爲文，對此其可忽視之乎！

我粵大儒朱九江先生，昔在禮山講學時，亦嘗以四門五學教弟子。所謂四門者爲行之實（亦卽修身之實）：曰惇行孝悌、曰崇尚名節、曰變化氣質、曰檢攝威儀。所謂五學者爲學之實（亦卽讀書之實）：曰經學、曰史學、曰掌故之學、曰性理之學、曰詞章之學。然此五者綜合言之，實不離乎上述三者所涵之範疇也。

嘗試論之：古之學者爲己，今之學者爲人。故今之學者稍事涉獵，卽自衒其學問淵博，矜示人前，以爲禽犧之資。然若叩以「格物窮理義理心性」之學，則懵然不知；若叩以「名物訓詁考據徵信」之學，則義例莫辨；若叩以「文以足信修辭立誠」之學，則鄙倍鮮通。斯亦當今所謂學者之通患也。

惟何子廣校則異是，蓋其志則在尚友古人，拔乎流俗，故不爲時好之所染；而惟求先正榘矯之所同。用能端其趨嚮，黜華崇實，循茲真正途軌以治學。日就月將，漸有所獲；於是將其歷年來讀書所劄記者，得如干

篇，彙輯成帙，付諸剞劂，以備存覽。余嘉其勤學好問與治學取途之正，故樂爲之序，以弁諸卷端云爾。

歲在上章閏茂孟春，張翼詒謹序於美國紐約研幾廬。

涂序

何子廣校編次「讀書管窺」，將以付梓。余覽其文，析疑拔理，樸實精賅，發覆闡微，趨凡濟陋，足徵窮研之有得也。夫博約之功，躋踪前哲；誤偽之辨，振響今時；惟其病：或在躁進；或在臆度；或淺嘗而饜；或臨歧不反；其甚者：或驚奇貪異；或倍本趨末；皆不足以言學也。何子之作，馳騁康莊，卓爾周視，其進日遠矣。是爲序。

一九七〇年元月八日涂公遂。

讀書管窺

鶴山何廣樸著

目次

張翼詒教授序
涂公遠教授序

日知錄初刻八卷本	1
箸硯樓藏日知錄初刻本	1
日知錄采誤四卷	1
紀評文心雕龍之板本	1
家藏楊遇夫先生著作目錄	3
楊樹達古書句讀釋例之板本	4
藝舟雙楫及其他	5
包安吳書目	7
書目答問非張之洞一人所編辨	8
羅國恩孝經易解一卷稿本	9
	10

張登封爲陳子昂翻案

蕭楚非毛晃之字

鄭子瑜以不誤爲誤

閻微草堂與耐林廩之命名

蔡琰悲憤詩之真僞

周密嘗至長安

辛稼軒與東流村

吳夢窗論作詞之法

鄧牧論山中白雲詞

簡竹居先生二三事

盧刊本端木子疇宋詞賞心錄跋

實用書局重刊朱熹楚辭集註贊言

黃著論衡校釋闡說二則

章太炎逸文

黃季剛遺著

王瀢先生及其遺著

關於余嘉錫先生

關於曾星笠先生

王冬飲評石頭記索隱

陳方恪題王伯沆孤雁圖疏影詞

45

43

40

37

34

日知錄初刻八卷本

顧亭林初刻日知錄自序云：「炎武所著日知錄，因友人多欲鈔寫，患不能給，遂於上章闋茂之歲，刻此八卷。」是則日知錄初刻僅八卷。然今見之日知錄爲三十二卷。前七卷皆論經義，八卷至十二卷皆論政事，十三卷論世風，十四卷十五卷皆論禮制，十六卷十七卷皆論科舉，十八卷至二十一卷皆論藝文，二十二卷至二十四卷雜論名義，二十五卷論古事真僞，二十六卷論史法，二十七卷論注書，二十八卷論雜事，二十九卷論兵及外國事，三十卷論天象術數，三十一卷論地理，三十二卷爲雜考證。八卷本之日知錄初刻於康熙九年庚戌（一六七〇），昔年繆小翁有其書，後歸傅增湘。近鄧之誠又得日知錄八卷之稿本，彌足珍惜。鄧著桑園讀書記云：「其一卷易書詩，二卷春秋，三卷論孟，四至七卷考史，八卷地理。」今增湘、之誠已歸道山，八卷之日知錄初刻本及稿本未卜尚存人間否？

著硯樓藏日知錄初刻本

顧亭林日知錄有初刻八卷本，與今見三十二卷本異。前傅增湘獲其書，據雙鑑樓藏書續記

云：書乃得自繆小翁。傅氏以爲天下孤本，珍如球璧，絕不輕諸假貸。然增湘已歸道山，余由是恐書亦隨之湮沒。近檢潘承弼景鄭箸硯樓書跋，中日知錄初刻本條下云：「丁丑歲，余從事日知錄補校之業，羅致各本，勘其同異，求得符山堂原刻八卷之本，迄未一覲。旋讀傅氏雙鑑樓藏書續記著錄是本，云得自藝風散笈。擬乞藏園瓻借，逡巡未果。國難驟作，移家滬上，篋中藏本，半付劫灰。丹黃舊夢，益不遑重理及之。滄桑迭更，大地重光，余復傭書來滬，賡理舊業。偶於市肆獲觀斯帙，爲之狂喜，廿載夢繁，一旦欣遇，翰墨因緣，又豈偶然哉！是書內容與後刻本異同，誠如藏園所舉。惜卷八缺去首葉，致九州條下佚文，未窺全豹。所附譎觚十事，與今本間有出入。固知前賢功業無止境，隨得隨削，不護前失，尤足爲師法也。按先生自序云：『上章闔茂之歲，刻此八卷。歷今六七年，老而益進，始悔向日學之不博，見之不卓，其中疏漏，往往而有，而其書已行於世不可掩。漸次增改，得廿餘卷，欲更刻之，而猶未敢自以爲定，故先以舊本質之同志』云云。據是則當日傳布未必少。又何意三百年後，乃如景星慶雲，不獲一見乎。余服膺斯書，逾二十年。幸遇合之有緣，開函莊誦，不禁爲之心開目朗焉。率書數語，以誌快事。一九五五年九月。」據潘跋，則箸硯樓有初刻本。景鄭爲餘杭章氏高弟，太炎歿後，遺稿之得以裒錄成帙，潘有力焉。景鄭暮年，羈留滬上，杜門卻掃，惟以校訂刊刻古籍爲務。錢謙益絳雲樓題跋、沈復粲鳴野山房書目，皆賴之而傳。今顧書於綿延幾絕之際，而復重現人間；殆亭林有靈，而神物予以護持歟？景鄭

既夢繁廿載，一旦欣遇，定彌加見珍。衡諸景鄭之喜剖劂前賢翰墨，意其必不影隨傅氏，讓斯稀世瓊寶泥埋浪沒也。日知錄初刻八卷本重梓有日，則亭林幸甚！學壇幸甚！

日知錄采誤四卷

崑山顧炎武亭林箸日知錄三十二卷，嘉定黃汝成潛夫旣集釋之，精深浩博，闡達綜練，名物理勢足爲顧書表駁。後又以日知錄中有脫文譌字，於是援引經史傳記，鉤貫奧蹟，證其同異，先後成采誤四卷。余前購得上海錦章圖書局重刻古香齋本日知錄集釋，書末附采誤。以采誤與日知錄對讀，黃氏考覈率屏穿鑿，凡所索隱鑑別，均語明義確，誠是其集釋羽翼也。近偶獲潛夫袖海樓雜箸十二卷，七卷以下爲日知錄采誤。有王浩序、諸成璋跋。余取以比照前見之采誤，袖海樓雜箸所收較翔贍，有集釋附刊未及者。後苟有好事者，欲再將潛夫采誤付之剞劂，望垂注焉。

紀評文心雕龍之板本

紀昀嘗評黃叔琳文心雕龍注，其書之板本，後人頗多論列。今人楊明照文心雕龍校注附錄六

板本載：「原本聞爲邢贊廷氏所藏，未見。通行刻本有二：芸香堂刊者，爲盧坤原刻；翰墨園本，乃翻刻也。底本雖出黃氏，亦間有不同，殆手民之誤。朱墨套板，黃評黑字，紀評朱字。每半葉十行，行二十一字。註附每篇後，低一格。篇自爲起止。」日人鈴木虎雄箸黃叔琳本文心雕龍校勘記，列紀評板刻三種：（一）道光十三年癸巳兩廣節署刊本；（二）光緒十九年癸巳湖南思賢精舍刊本；（三）民國十三年甲子掃葉山房石印本。余近又得二種：即成都志古堂本、中華書局聚珍仿宋版印四部備要本；斯皆楊明照、鈴木虎雄所未及。

家藏楊遇夫先生著作目錄

余私淑長沙楊樹達遇夫先生久，每讀其箸，倍自屈折。先生擅經史諸子，尤精文字音韻，其學根柢高郵二王，駿駿然並駕乎乾嘉諸賢之間。生平箸述豐贍，多付梓行世。年來余竭力蒐尋先生造述，日見益富。家藏者計有積微居文錄三卷、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五卷、積微居甲文說二卷、耐林頃甲文說、積微居金文說七卷、積微居金文餘說二卷、詞詮十卷、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二卷、馬氏文通刊誤十卷、漢文文言修辭學、古書句讀釋例、周易古義七卷、卜辭瑣記、卜辭求義、論語疏證二十卷、漢書窺管十卷、積微居讀書記、鹽鐵論要釋、古聲韻討論集等書。另余檢元和胡玉縉綏之之許頃學林，得遇夫先生二七絕。詩題作送綏之先生南歸並

題雪夜校書圖。其一云：「萬卷琳琅插架盈，袁安庭院冷無聲。瑤華照耀虛生白，老眼無花一樣明。」其二云：「辨章學術劉中壘，思索誤書邢子才。吳中子弟真堪羨，薈漢初亡安定來。」末署：「丙子秋日長沙後學楊樹達遇夫敬題」。又一九五一年五月光明日報刊載離騷傳與離騷賦一文，是乃先生批評朱東潤離騷的作者之專著，文長不擬備錄。閒嘗自思：先生之學博大精深，著述汗牛充棟，余之蒐獲，諒未幾半。而近儒如餘杭章氏、儀徵劉氏、新會梁氏均有叢書問世；今章氏叢書、申叔遺箸、飲冰室合集皆風靡天下，爲學人所仰止。先生獨身後蕭然，其一生精力之所萃，仍未能彙而成集；其見於各刊物之單篇短製，更日趨亡佚飄零；良可歎也。先生之視章氏諸子，其幸不幸爲何如耶？昔南皮張香濤嘗勸有力而好事者刊布古書，以爲藉之可傳先哲之精蘊，啓後學之因蒙；誠利濟積善之先務。余好事也必矣，然力多未逮；苟上蒼不棄先生，使其學流傳諸後，則試假我以能，俾於先生著述，得搜羅畢備，並從而詳加編定，事以鉛槧；是則楊氏叢刊殺青有望，而無散失湮沒之虞矣。凡我同志，跂予匡之。

楊樹達古書句讀釋例之板本

遇夫先生著古書句讀釋例一書，余年來搜獲，得二板本焉。一爲民國廿三年（一九三四）商務印書館本，另一爲一九五四年中華書局本。中華本前有著者自撰之古書句讀釋例再版序，

序云：「余往任教於清華大學，曾以古書句讀授中國文學系諸生，北京某書店取余講義印爲古書之句讀。一九三五年，已故蘇聯漢學家阿力克院士貽書於余，謂彼於余尤表傾慕者，實以讀此書故。先是一九三四年，余嘗取此書增益例句，付商務印書館印行，易其名爲古書句讀釋例，迄今整二十年矣。今者中華書局爲適應讀者需要，以重印此書爲請，余乃取近年手校本付之。此書原本例句百六十九條，今刪去左傳成公十六年一條。（校案：「成公」誤，商務本作「哀公」。）禮記哀公問篇「公曰寡人固」一條，應屬當讀而失讀例，舊誤隸之當屬下讀而誤屬上。詩周頌天作篇「彼徂矣岐」一條，當以岐字屬上，而原本誤以屬下，今皆改正。又原書十五章未及分類，今類別爲類型、貽害、原因、特例四類以統括十五章云。書印既成，特記其緣起於此。是爲序。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楊樹達記於嶽麓山至善村之耐林牘。」讀之，當悉其書二板本之異同。今古書之句讀已不之見，商務本亦不多覩，而余卻一旦欣遇，能不云爲幸事耶！據中華本序語言刪去左傳哀公十六年一條，余細檢商務本於「四、當屬下讀而誤屬上」項下尋獲之，特逐錄於後，以見原本面目。

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（左傳哀公十六年）

杜注于「第」下注云：「言用士之次第」。是以「楚國第」爲句。武億云：攷此第作但字訓，宜讀「余翼而長之楚國」爲句，「第我死」爲句。樹達按武以「第」下屬，釋爲「但」是也。惟「楚國」當另爲一讀，不當屬上。楚國猶言「在楚國」也。

藝舟雙楫及其他

余之所以知有包世臣其人者，自得讀藝舟雙楫始。世臣，安徽涇縣人，字慎伯，晚自號倦翁。生於清乾隆四十年乙未（一七七五），卒於咸豐五年乙卯（一八五五）。初，其父親任教導，學日寢進。後游於新城陳希曾、湘潭周系英之門，由是漸窺修業途徑。然世臣性頗自傲，恆好炫燿，嘗譽己之古文得力於孟荀呂韓，下參馬班，略取昌黎；又輕譏彈時輩，每謂亭林日知錄摘章句以說經，崎零證據，未免經生射策之習；錢曉徵片詞碎義，其細已甚；汪容甫驚逐時譽，耗心鉅釘；凌曉樓公羊禮疏，未能精善。嘉慶十三年戊辰（一八〇七），年卅三，方獲恩科江南舉人；道光十五年乙未（一八三五），始以大挑一等爲江西知縣，攝新喻令。然仕履連蹇，甫一年即因學政、巡撫劾其贓私放歸。藝舟雙楫，世臣逾五十之箸也，全書分論文四卷、論書二卷、附錄三卷。論文首以文譜，通論經子法脈及古今得失。論書首以述書三篇，次論書十二絕句，次歷下筆譚，皆論古人優劣及金石碑版。次國朝書品，分神品、妙品、能品、逸品、佳品五等，軒輊有清一代百七人書法。辨析博贍，歷爲藝林珍惜。藝舟雙楫，後附入安吳四種。安吳四種最早見之板梓乃道光十六年丙申（一八三六）白門倦游閣活字本，都三十六卷；除藝舟雙楫外，尚有中衢一勺三卷，附錄四卷；管情三義賦三卷、詩